

革命

文丛

9

黑白沪港

吴正

学林出版社

革命
文丛
9

黑白沪港

吴正

学林出版社

笔会文丛

黑白沪港 吴 正

主 编：萧关鸿 曹维劲

特约编辑：姜毅弘

责任编辑：全 仁

封面设计：陶雪华

版式设计：应黎声

出 版：学林出版社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三楼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上海师大印刷厂印刷

版 次：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规 格：850×1168 1/32

印 张：8.25

字 数：17.5 万

印 数：5001—10000 册

书 号：ISBN 7-80616-466-9/I·169

定 价：14.00 元



目 录

第一辑 图案篇

- 5 主义之外
- 11 融入主流
- 17 面临挑战
- 22 移民现实与心态
- 26 非他莫属
- 35 奇迹背后
- 40 潮流与泛滥
- 44 作家在人间
- 48 无声革命
- 52 见证历史一刻

第二辑 时光篇

- 63 沪港结
- 66 我的第一份职业
- 72 支票
- 77 书斋
- 80 水仙情结
- 85 海
- 87 钢琴老师
- 91 春冬间的日子

-
- 94 诗人与盲美
98 “上海滩”在香港
105 关于一种误解的辩解
109 画在天空上的曲线
113 归来还是回去
122 爱伦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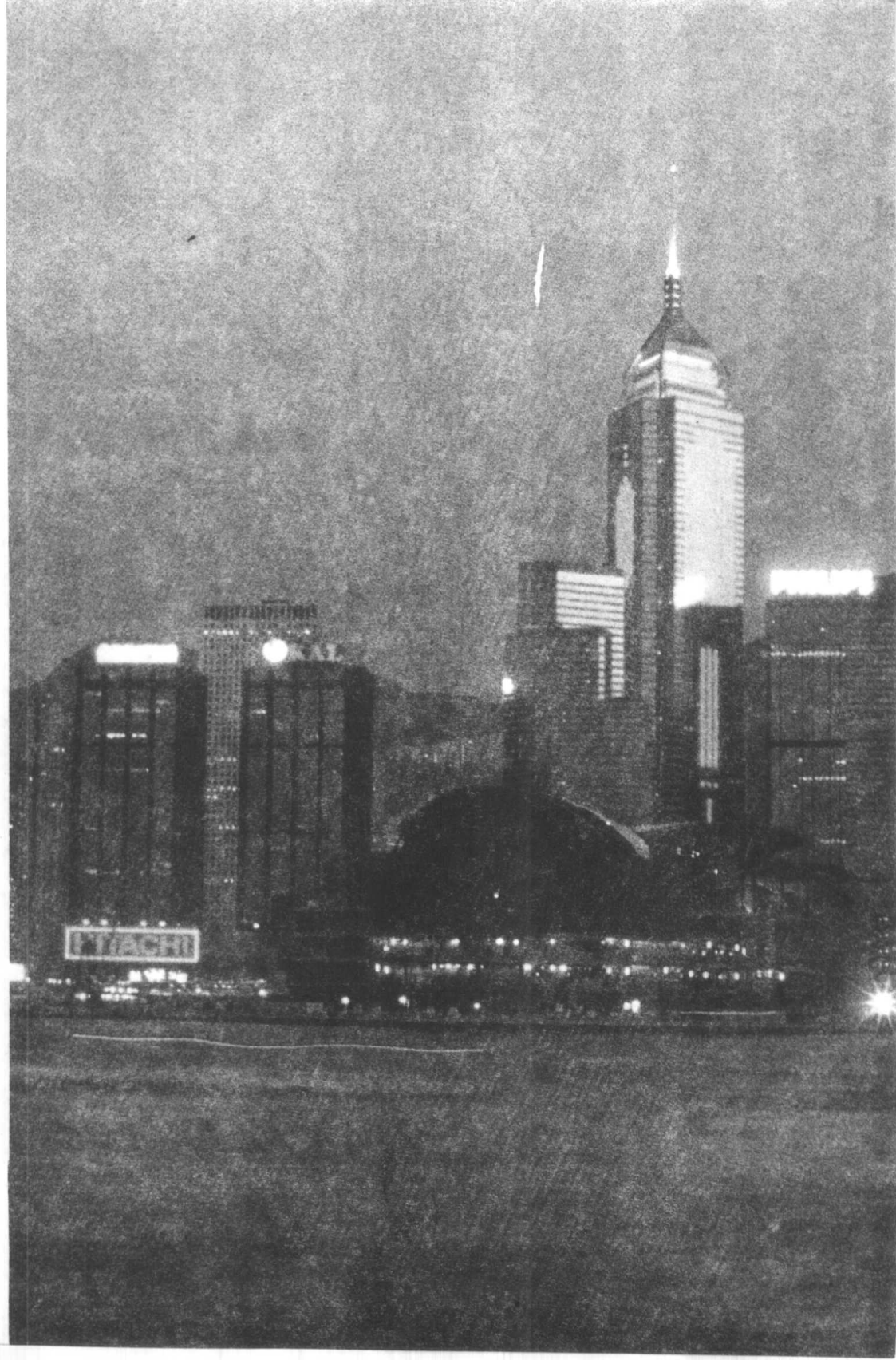
第三辑 梅雨篇

- 163 上海,需要什么?
175 故乡回旋曲
188 云样憧憬少年时
191 少女的祈祷
195 烟云岁月
205 自虹镇老街出发
210 妻子兼情人的她
214 桂圆树的年轮
218 秋天
221 鸟瞰
225 徐老师
228 穿中山装的顾伯伯
232 理解上海男人
236 作家路

254 故乡,这个名词(代后记)

第一辑 图案篇

世界是横向的
生命是纵直的
一线生命 贯穿过多少面
缤纷而又奇异的世界
而一片世界 又切断了无数条
伟大或者可怜的生命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中英两国政府在此
共同举行庄严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

主义之外

主义是个阳光式的哲学概念，七彩之后呈现无色。说抽象又具体说宏博又纤细，它是在成年人日渐丰厚的知识与阅历的炉火中丹炼出来的几颗精神舍利子。然而，在我们这代人断奶之后的没几年中就进行灌输，不能不说是一场多少带点儿荒唐的误会，其结果是深深扎根为了一种顽固，一框教条，一圈束缚和一句一不小心就会溜滑而出的口头禅。

这种体会在我十九年前抵港之初特别深刻。一般的港人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大概念的理解都还混沌未开如世前，更不用说什么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自由主义、本本主义之类的精门细别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还不就是赚钱？——这是“资本”两字的会计涵义所带来的理解功能上的延伸；至于共产或者社会主义，他们竟然与共吃共喝的人民公社或搞打砸抢的“红卫兵”联系在了一块，叫人啼笑皆非。那时我在一家公司负责会计与秘书部门的工作。有一位同事老自行一套，人快他慢，人慢他又快；还常将重要文件锁进私柜，一走了之，弄得别人搓手顿足地怎么样也得等他回来了再说。看来，我这个当小主管的必须同他谈一谈了。我斟酌着，在芸芸辞汇的大海作出筛选，想着批评最好能既文雅又尖锐，既带针对性又不致伤了对

方的自尊。“某某某,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有时也太……太有点——”“太”怎样?“有点”什么?我在头脑的一片空白之中竟然冒出了四个字来:“个人主义?”一语既出,不仅受语者,就连围听的同事们都对我怔怔。“是不是指自私,请问?”有人小声轻提了一句。是啊,自私么自私啰,搞啥主义不主义,我这个人也真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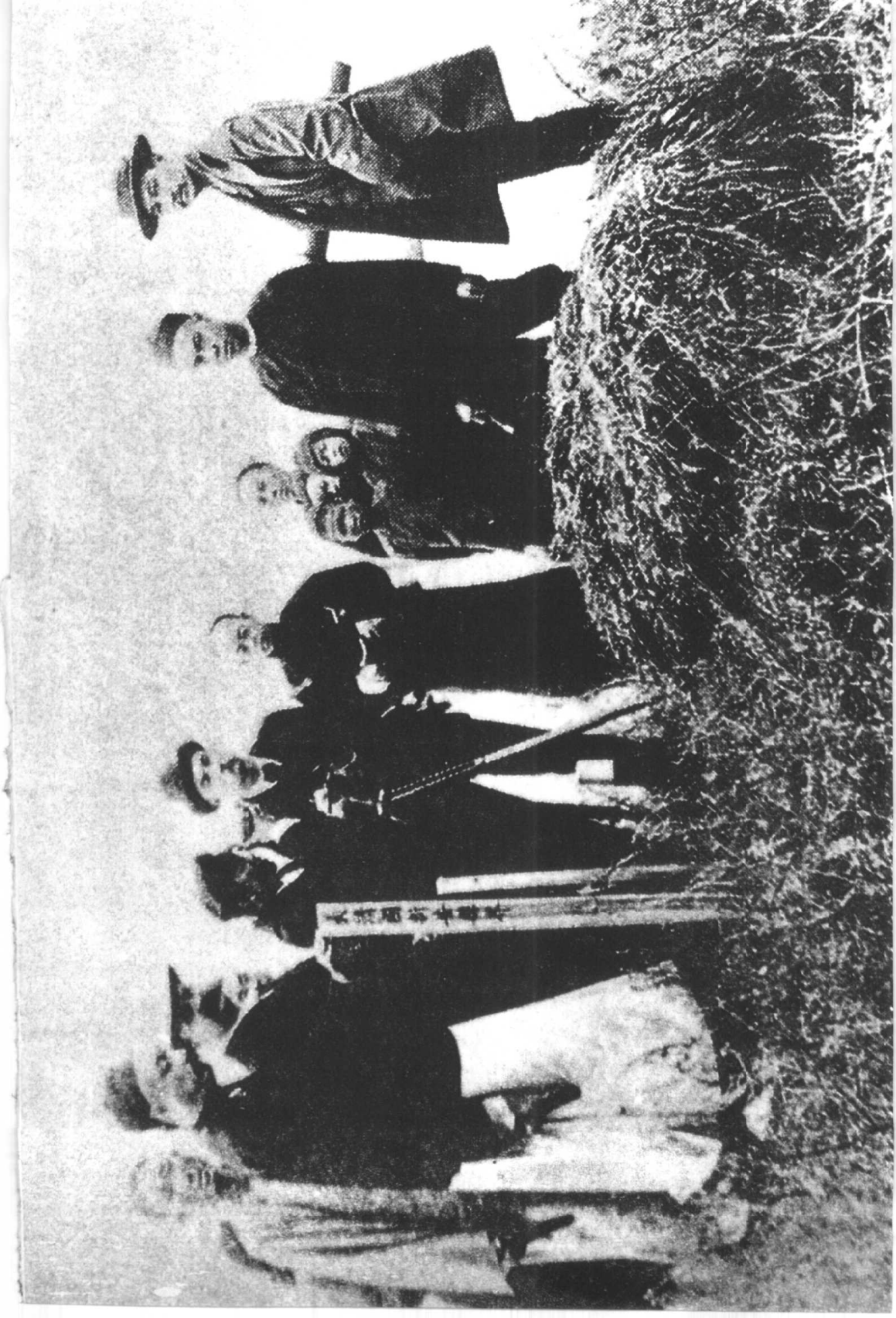
香港人的头脑中塞满了个“财”字,什么招财进宝、横财就手、财源广进之类热辣辣的横眉竖批,怎么还会容得那些冰冷的主义概念占据一个珍贵的记忆空间?这种赤裸裸的庸俗生命哲学,曾令到几乎所有从内地,诸如上海那些有着土厚根深文化传统的大城市刚出来的人多少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鄙视与反感,当然也包括了自已还没有能那么快地适应香港赚钱规律的某种心理逆动。其实,想深一层,香港能使一切初次踏足她地头的人们都为其神奇的繁华景象惊异不堪的道理就在于她对主义的一无所知。百多年前的英国殖民者绝不可能是有意的,但无心之柳倒成其荫来。领养的儿子超过了亲生的,在大英帝国日趋没落的今天竟能管治出如此一块奇迹之地,无论如何,都不是她前能所料的。至于标榜说英国法律如何如何了不得,那也只是之后加贴上去的一道符咒——真有神效,为什么不先救救自己?所以说,经济规律是一种扑朔迷离,天时地利人和,在谈及这些道理时的古人似乎还不曾发明“主义”这个词汇。十五年赶上三十年超过之类的目标不宜定得太具体,但十五年三十年的规划又不能心中没数。翻开香港近一个半世纪的进化史,从太平山顶俯瞰而下的维港景貌,几乎每隔一、二十年便有一番沧桑。多少代不懂“主义”为何物的人成为了过去,他们的后代以及再后代——那些华丽大厦森林的投

资和建造者们——似乎也并不太急于了解“主义”到底是什么？他们只是将1997年前的殖民者戏称作“鬼佬”；而1997年后的祖籍回归通俗地解释为“马照跑舞照跳”的“五十年不变”。

这便是文化浅薄的香港，却创造了一个令一切文化古城们瞠目结舌的经济奇迹。文化是一种内涵，一种珍稀的内分泌，几毫克文化与几百磅经济与科技的搭配所可能创造的富裕同将此公式颠倒所可能生产的清贫恰好相等。在一个主义盛行哲学过剩的年代，如何增强经济发展力度便成了一切文化城市们的当务之急。这，便是从几十年沉睡中抖醒鬃毛的上海所体验到的那种迫切。如今，站在她新建的某座大厦的制高点上环目四望，跨虹般的大桥，玉带似的高架，耀眼的新上海与古朴的旧上海错落割据，苍苍茫茫，不禁让人联想到从太平山巅俯瞰港九那幅地球雕刻作品的成型过程可能也就是如此这般？当然，对于今日上海的建设者们来说，香港并不是他们理想中的目标，他们有自己的蓝图与风格；香港的存在只是一种借鉴，是他们春梦一觉数十载间，现代经济世界奇妙发育后的一个活生生的明证。或许，香港社会亟需增加的是文化内分泌的血液浓度；但对于上海来说，主义曾带给他们的也正是主义曾令他们失去的。今天，他们童话式的愿望是：假如一个主义能化作一幢高层的话，上海还不知道会有多少新的群厦众楼崛起。然而，就我而言，这二十年的在港定居以及这十年间的故乡反复回归，沪港两种不同文化和经济氛围舞台背景式的变更说时迟那时快地调换在喷射机一小时四十五分的航程中。那次，刚自香港抵沪的我与前往接机的某位文化界朋友又一回地扯到了那个有关“主义”的话题上。文友说，

1997年前,香港其实只有一种主义,那便是殖民主义;1997之后,香港也只剩下一个主义,那便是:实用主义。话或者在理,而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使用主义概念来思索的人族来说,一个概念的提出便可能激发一连串概念理解上的热核反应,但我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笑而答道:还是少谈“主义”,多出“主意”吧——主意,如何使自己所热爱的城市能拥有一个更美好明天的主意。

一九九七年元月二十八日
于香港



1899 年英国与清朝官员在标定粤港边界

融入主流

有一日，我们出门办事，途中突遇暴雨，没带雨具偏天又近黑。急忙中，我们只能随便借靠在谁家的屋檐下躲一躲，盼望天将放晴。然而，我们等过了一个夜晚之后又等过了一个白天，暴雨始终依然。我们饥饿过，我们寒冷过，待到雨势收敛，我们竟然发觉自己不知在何时已完全适应了那种斜横在窄长安全区域带的生存姿态。——这，便是家父在二十年前对于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人们的形容。他于中年离开故土上海后便在香港定居了下来。近三十年来，他创建了一盘有相当规模的生意事业，但他却从没真正地融入过那里的主流社会。除了与洋人打交道外，他平时都留在他的那批江浙帮的友人间，嘻嘻哈哈在他们的那类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方言里，其乐无穷。直到他拄杖垂老的暮年，其实，他的粤语也只不过是沪语的某几个关键音节的变异，只有上海人才听得出他在说广东话，而广东人只以为他仍在说上海话、上海方言。他的公司雇员之所以能清晰准确理解他的原因是：他们必须做到这一点。他没能让自己融入香港大社会的主流里，他的广东手下们却都做到了融入他那小环境的支流中——一切为了生存：因为他可以不向大社会伸手去讨取他的生存，别人可要伸手来向他讨取他们的生存。可见，就某种意义而言，融不融入纯粹是一